

§ 東遊記(4)/帝國之路



巴比倫位於幼發拉底河中游，是兩河流域最古老、最輝煌的城市之一。高聳的城牆以燒磚砌成，城門覆以藍釉，上繪獅子與神獸；河水穿城而過，灌溉出一片綠洲般的繁榮。

這裡不僅是商貿與帝國的中心，更是天文、數學與神秘學的重鎮。

巴比倫祭司世代觀測星辰，能以六十進位計算時間與角度，推算日月蝕與行星運行；他們相信天象是神意的書寫，數字本身具有神聖秩序。

神廟與高塔（齊格拉特）聳立於城中，階梯直通天空，象徵人與神之間的通道。對來自希臘世界的旅人而言，巴比倫既是知識的寶庫，也是一座瀰漫古老力量與異教智慧的城市——在此，數學、占星、祭儀與王權從未真正分離。

巴比倫於 539BC 被波斯征服，巴比倫城仍是波斯帝國重要的經濟與文化中心，但政治中心轉移至波斯波利斯和蘇薩。

§ 舊地重遊 物換星移

幼發拉底河仍以同樣的速度流過巴比倫。

但當畢達哥拉斯再次踏上河岸時，他立刻知道，這已不是他記憶中的那座城市。

二十五年前，他初至此地，河水像是某種暗語的延伸，神廟的塔影在夜空中彷彿指向不可名狀的高處。那時的巴比倫仍屬於神與占星者的城市，時間由天象裁決，命運由祭司解讀。

如今，河岸旁立著波斯官署的界碑。

里程被標記，貨物被登記，語言在空氣中轉換為簡潔而實用的阿拉米語。神廟仍在，但它們不再是城市的心臟，只是被納入秩序的一部分。

畢達哥拉斯注意到一個細節：

街道比記憶中更直，市場的喧嘩更低，行人對外來者的目光更冷靜。這不是衰敗，而是一種被統一後的平衡。

波斯沒有摧毀巴比倫，它只是讓巴比倫不再需要奇蹟。

夜裡，他登上河畔一處低矮的高地。這不是神廟，也不是天文台，只是一個適合觀星的地方。天空清澈，星位精準得近乎冷酷。他一眼便辨認出那些曾經與「那一次接觸」重疊的排列。

二十五年前，在穿越西奈沙漠之前，他正是在類似的星象下，第一次感受到第三基地的回應——不是聲音，不是形象，而是一種世界被重新校準的震顫。

他閉上眼，讓呼吸與夜風同步。

沒有震顫。沒有回應。連沉默都顯得多餘。

然而，就在他準備睜眼的瞬間，一種極細微的異樣掠過意識，不是來自天空，而像是從他自身的記憶深處浮起。

那不是訊息，更像是一段被遺留下來的校準殘影。
某些比例在腦中自動對齊，某些節律不經計算便已成立。
他忽然明白：第三基地並未消失，它只是不再介入。

它所做的，已經完成。

畢達哥拉斯睜開眼，沒有仰望星空，而是低頭看向城市的燈火。
街道像被精確劃分的星圖，營火如同另一種地上的天文記錄。

他第一次清楚意識到當年他是被觀測、被選中的對象；而現在，他已具備自行理解秩序的能力。

這種理解帶來的不是狂喜，而是一絲冷意。
奇蹟退場後，世界顯得更真實，也更殘酷。

§ 波斯帝國/蘇薩

進入蘇薩時，畢達哥拉斯第一個感受到的不是震撼，而是準確。

道路筆直，寬度一致，石塊的接縫精確得近乎無情。
守衛不多話，只核對標記與通行信物，便放行。這座城市不像巴比倫那樣迎接異鄉人，也不像埃及那樣審視靈魂——它只是確認你是否被允許存在於秩序之內。



蘇薩沒有仰望天空的高塔。
它向地面展開。

大流士的宮殿坐落在人工抬高的平台上，白色石階寬廣而低緩，像是刻意避免讓任何人感到仰望的壓迫。柱廊一排排延伸，石柱高聳，卻比例克制；柱頭雕刻成對的公牛與獅子，力量

被對稱與重複馴服。

畢達哥拉斯緩步走入宮殿內庭。

這裡沒有神諭，沒有祭壇。

牆面浮雕描繪的是來自帝國各地的使節：米底人、呂底亞人、巴比倫人、埃及人，每一群人都以相同的尺度呈現，步伐一致，手捧貢品，表情安靜。

他忽然意識到：這不是藝術，而是政治的幾何學。

在巴比倫，數字藏於星辰與泥板；在這裡，數字化為空間本身。

柱距、行列、步道的節奏，全都服從同一種比例。

沒有一處需要被解讀，因為一切都被安排。

他站在中央廳堂，抬頭望向木樑與石柱交織的結構。

沒有任何異樣的震顫。第三基地沒有留下任何殘影。

但正是在這樣的「完全靜默」中，他忽然感到一種微弱的不適——不是恐懼，而是某種被排除在外的清醒。

這裡不需要他。

這座宮殿不等待啟示，不期待觀測者，也不關心宇宙的真相。

它只需要世界可被管理。

畢達哥拉斯突然明白，為何第三基地在此完全沉默。

這種秩序已經足夠封閉，任何超出結構的存在都顯得多餘。

他沿著迴廊走出宮殿，回到日光之下。

蘇薩在陽光中運作得毫無遲疑，如同一個完成度極高的系統。

那一刻，他清楚地知道：自己的道路不在這裡。

巴比倫教會他「週期與計算」；第三基地教會他「校準與退場」；而蘇薩，則讓他親眼看見——

當秩序不再需要真理，世界會變得多麼穩固，又多麼封閉。

他轉身離開宮殿平台，沒有回頭。

印度仍在遙遠的東方。

那裡沒有帝國的柱廊，也沒有被安排好的比例。

只有尚未被收編的問題，在等待他親自走進去。

§ 伊朗高原邊緣

離開蘇薩後，道路仍然寬闊，卻不再平整。

宮殿的石階在身後消失，白色柱廊被黃土與碎石取代。

帝國的秩序尚未結束，但已開始變薄，如同一張被拉得過緊的皮革，終於在邊緣露出細小裂痕。

畢達哥拉斯騎行在一支向東的商旅隊伍中。

他注意到，驛站之間的距離逐漸拉長，守衛的口音開始變雜，帳冊的紀錄也不再那麼整齊。阿拉米語仍被使用，但已混入波斯語與地方方言，語句變得粗糙而實用。

這裡是伊朗高原的西緣。

地勢抬升，空氣變乾，風不再沿著河道流動，而是從四面八方襲來。

夜裡，他在一處岩地停下。

火光低矮，天空卻異常深遠。

星辰不像在巴比倫那樣形成可預測的圖表，也不像在蘇薩那樣被忽略。

它們只是存在，無意對齊，也不為任何人服務。

他忽然感到一種久違的自由。

不是狂喜，而是一種被解除約束後的清醒。

第三基地仍然沉默。沒有殘影，沒有校準的回聲。

但在這片高原上，沉默本身開始變質。

它不再是被封閉的靜止，而是一種開放的空白，彷彿世界正在等待某種新的理解方式，而非新的訊號。

某夜，強風越過營地，吹動石礫，發出不規則的聲響。

畢達哥拉斯沒有起身，卻清楚地感覺到——

這不是西奈沙漠那種會「回應」的風，也不是宮殿中被馴服的氣流。

這是沒有名字的風。

不攜帶訊息，也不服從秩序。

風在那一夜變得不規則。

它不再只是掠過營地，而像是在試探地面——

繞過岩石、貼近火焰、又忽然抽離，彷彿在確認某種尚未被命名的節律是否仍然存在。

§ 風神 Vayu



畢達哥拉斯尚未起身，風精靈薩戈已先一步顯形。

她沒有像往常那樣盤旋嬉鬧，而是安靜地坐在他身側，長髮被夜風托起，卻沒有飛散。那是一種被約束的漂浮，連她自己都察覺到了異樣。

「這裡的風……」她低聲說，語尾沒有落下來，
「不是我的同類。」

畢達哥拉斯睜開眼。

火焰仍在燃燒，卻筆直得異常，影子貼在地面，沒有顫動。

「它們不回答你？」他問。

薩戈搖頭，表情罕見地收斂成近乎人類的嚴肅。

「不是不回答，是——不需要回答。」

風聲忽然低了下來。

就在營地邊緣、火光未及之處，一道身影靜靜出現，彷彿本就站在那裡，只是此刻才被注意到。

那是一名行者。

沒有武器，沒有標誌性的服飾，身上的衣料像是被風與時間共同磨平，顏色難以分辨。他沒有走近，也沒有示意，只是站在那裡，看著火焰。

薩戈本能地後退半步。

她沒有害怕，但風的輪廓在她周身變得極薄，像是在避讓。

畢達哥拉斯起身，沒有出聲。

他很清楚，這不是第三基地留下的任何殘影。
這個存在沒有「校準感」，沒有來自高處的壓迫。

它只是存在本身。

行者沒有說話。
但在那短暫的對視中，畢達哥拉斯感覺到某種奇異的對齊——
不是比例，不是數列，而是一種倫理上的靜止。

薩戈低聲道：「他不屬於風，也不屬於你們。」

「那他屬於什麼？」畢達哥拉斯問。

薩戈沉默了一瞬，才回答：
「屬於沒有被選擇的那一側。」

行者終於移動了。

他沒有靠近營地，只是轉身，朝高原更深處走去。腳步無聲，卻留下了一條清晰的行走方向——不是痕跡，而是一種「你知道他走過那裡」的確定感。

風在他離開後才重新流動起來。

薩戈的輪廓慢慢恢復，卻沒有再靠近風口。她低頭看著火焰，像是在確認什麼仍然成立。

「他們不是神。」她說，「也不是你們會寫進書裡的那種存在。」

畢達哥拉斯點頭。

「他們像是世界在被說清楚之前，留下來的……原則。」

薩戈抬頭看他，眼神罕見地認真。

「那你要追上去嗎？」

畢達哥拉斯看向行者消失的方向，又看向尚未熄滅的火。

「不。」他平靜地回答。

「他不是在引路，只是在確認——我是否還需要被引路。」

風在高原上再次吹起。

這一次，它沒有改變方向，也沒有回頭。

夜深時，營地恢復了正常的聲音。

彷彿什麼都沒有發生。

但畢達哥拉斯知道，從這一刻起，他已經被世界本身認可為——不需要再被提醒秩序的人。

他第一次意識到，或許真正通往印度的道路，並不是地理上的東行，而是放棄一切已知框架的能力。

帝國的道路仍在腳下延伸，但它們不再告訴他該如何理解世界。里程存在，方向存在，卻沒有意義被預先安放。

清晨來臨時，他站在高原的邊緣，看見遠方層層起伏的山影。那裡沒有界碑，也沒有王徽。只有高度、距離，以及必須親自跨越的疲勞。

他忽然明白，自己已經正式離開了「被安排好的世界」。

巴比倫給了他計算，蘇薩展示了秩序的極限，而這片高原，則開始要求另一種能力——不是理解，而是承受。

畢達哥拉斯調整行裝，向東而行。

印度尚不可見，但他已經踏入了一條帝國無法完全覆蓋的道路。

在那裡，沒有基地會出現，也沒有柱廊迎接。

只有一步一步，把自己交給尚未成形的世界。

後記：

1. 帝國之路：從小亞細亞經過幼發拉底巴比倫(Babylon)到蘇薩（Susa）進入真正的阿契美尼德帝國核心，大流士一世的驛道系統。

2. 伊朗高原邊緣有原始印伊信仰(早於祆教)，荒原之靈風神會在高原、峽谷、山口出現。荒原中還有不死者傳說(Proto-Amesha)